

白天

恐怖

的

假期

白天 著

◎都市智侠系列◎

恐怖的假期

白 天 著

团 结 出 版 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恐怖的假期/白天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0.6

(白天作品集·都市智侠系列)

ISBN 7-80130-392-X

I. 恐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7677 号

版权合同号图字:01-1999-3267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uanjiech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10

字数:2700 千字

印数:5000

版次:2000 年 6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0 年 6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7-80130-392-X/I·21

定价:17.6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恐怖的假期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双姝擒龙····· (1) | 7 色诱····· (85) |
| 2 蝙蝠党····· (13) | 8 谈判····· (100) |
| 3 任性的女人····· (27) | 9 翻云覆雨····· (110) |
| 4 步步凶险····· (42) | 10 逼供····· (127) |
| 5 惨案····· (56) | 11 血痕····· (141) |
| 6 蛇蝎美人····· (68) | 12 熊熊烈火····· (155) |

第二部分

冷枪热情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女杀手····· (174) | 7 勾引····· (258) |
| 2 金二小姐····· (188) | 8 调虎离山····· (271) |
| 3 引狼入室····· (200) | 9 春光乍泄····· (284) |
| 4 冤冤相报····· (216) | 10 神出鬼没····· (301) |
| 5 挑战····· (228) | 11 势不两立····· (311) |
| 6 狭路相逢····· (241) | 12 感觉····· (327) |

1 双姝擒龙

绰号“神枪飞龙”的叶雄，在大破“死亡谷”后，由于劳苦功高，获得了一星期的假期。

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他决定利用这个假期，暂时放开紧张忙碌的职务，前往渡假胜地的碧瑶，使身心能松弛几天，尽情享受那久已向往的大自然环境。

碧瑶在吕宋岛北部，距离马尼拉只有二百四十余公里的行程，位置是于松林密集的山中。

说起来很有趣，碧瑶原是在一八二九年，由西班牙人盖尔维领导探险队，探测高山省时被发现的。那时只是一片牧地，散居着几家“伊罗特”族人罢了。

直到十九世纪的末期，西班牙人才计划把它开辟成为疗养区，但因为种种困难无法克服，只好放弃作罢。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之初，美国人却独具慧眼，发现碧瑶是一处理想的假日游地，于是投资进行开发，沿着山边开辟了许多道路，更不遗余力地从事各种建设，终使它成了游览胜地。

叶雄这次离开马尼拉，只带了简单的行囊，驾驶着一辆敞篷轿车，飞驰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，轻风拂面，沿途景色宜人，好不逍遥自在。

将近黄昏，经过连续几小时的飞驰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碧瑶。

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及不受干扰，他没有住“国家俱乐部”，而选了圣多多玛斯山下的一家幽静的“望日旅社”。

他先洗了个澡，消除旅途的疲劳和倦怠。晚餐后，换上一身轻便的衣着，独自出外散步。

皎洁的月色下，他不知不觉地，已走进了山区里，愈走愈深。只见满山草丛起伏，翠松耸立，小路蜿蜒其间。使人愈发觉得心旷神怡，大发豪兴，而舍不得辜负这良宵美景了。

山里的小路错综复杂，仿佛蜘蛛网似的，等他意识到已愈走愈远，要找原路回去的时候才发觉已经迷了路。

于是，他只好认定旅馆的方向，选了条似曾走过的幽径。

这时候已经是将近午夜，山里万籁俱寂，而且山雾渐渐弥漫开来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，几乎迷乱了视线。

他开始有点慌乱起来……

突然，他惊觉出身后发出轻微的脚步声，若即若离地跟了很长一段路，似乎是存心在对他跟踪哩！

他本能地提高了警觉，摸摸尼龙夹克里，肋下枪套里的手枪。一面暗中戒备，一面在思忖：在这种地方，会被什么人打主意呢？

这次他悄然离开马尼拉，只身来碧瑶渡假，除了萧探长之外，根本没人知道他的行踪。难道会是黑社会中的人物，在马尼拉不敢贸然轻举妄动，而跟踪到这里来下手，向他施以报复？……

念犹未了，正经过一株合抱大树下，突然一个不小心，右脚踩上了一条活结的绳套，竟被凌空倒吊了起来！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刚一伸手，拔出肋下枪套里的手枪。便听白茫茫的浓雾中，发出个女人的声音，冷冷地向他喝令：

“把枪丢下！”说的竟是华语。

叶雄的目标明显，而且又是一只脚被吊起，凌空倒悬在树

上。浓雾弥漫中，对方却是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，形势上他完全居于下风。

如果那女人手里也有枪，他要不把枪丢下，岂不是成了对方活生生的肉靶？

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稍一犹豫，他终于无可奈何地把枪丢下了。

他的枪才脱手，便听“飕”地一声，树上纵落下一个年轻女郎，浓雾中也窜出个女郎。虽然看不清她们的面貌和装束，但可以断定的是，她们手里果然都握着枪！

树上落下的女郎急问：

“就他一个人？”

雾里出现的女郎说：“大概是的吧，我发现他向这条路走来，就一直跟着的，好像后面没有别人。”叶雄被倒挂在树上，滋味确实不好受，忍不住忿声问：

“喂！小姐，你们这算怎么回事？”

她们置之不理，雾里出现的女郎即说：

“玛莎，拿绳子先把这家伙捆起来！”

那女郎应了一声，立马在草丛里，找出根事先藏着的粗麻绳。在另一女郎的手枪监视下叶雄无法反抗，只好不动声色。等她走近了，正待动手捆他之际，突然出其不意地，将她一把抱住，企图夺取手枪。

不料她非常机警，竟将枪迅速抛掷给另一女郎，大声惊叫起来：

“玛丽，快来帮我！……”

叶雄枪没夺到，却把玛莎紧紧抱住，作为自己的掩护，使玛丽不敢贸然开枪射击。玛丽顿时惊怒交加，拿着套上灭音器的手枪，既不敢接近，又不敢开枪，急得她只有围着倒悬的叶雄打转。

情急之下，她突然把心一横说：

“你再也不放开她，我只好不顾一切，开枪把你们一起打死啦！”

叶雄以为她只是虚张声势，故意拿话吓唬他的。谁知被他抱住的玛莎竟说：“玛丽，你不必顾虑我，只管开枪吧！”

叶雄想不到这女郎，竟然视死如归，主动要求玛丽开枪，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了。他只好赶紧放开了玛莎，诧然惊问：

“小姐，我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非把我置于死地，甚至不惜赔上一条命？”

玛丽这才没有开枪，急向玛莎吩咐：

“快把他捆起来！”

叶雄不便再重施故技，只得束手就缚，被玛莎把双手反缚了个结实。玛丽终于冷声喝问：

“你是不是施大龙的爪牙？”

叶雄茫然反问她：

“施大龙是谁？小姐，我看你们大概认错了人吧？”

“哼！”玛丽冷笑说：“你别想瞒过我们，要不是施大龙的人，你干嘛身上带着枪深更半夜跑到山里来？”

叶雄悻然说：

“如果我说是迷了路，你们相信吗？”

玛丽不屑地怒斥：

“你干脆说是来打猎的，那不更好！”

“鬼才相信！”玛莎说：“玛丽，我们把这家伙怎么处置？”

玛丽老成持重地说：

“这家伙绝不会是单独一个人来的，独眼龙那批人很可能在后面，说不定就在附近，只是没找到这条路罢了。现在我们一定要逼他说出，施大龙究竟带了多少人来，在什么地方！”

叶雄不禁苦笑说：

“小姐，你们……”

没容他说完，玛莎已出了个主意：

“我们不能在这里问他，万一独眼龙他们也在附近，赶来了我们就没法对付。不如把他弄到矿口去，那里比较安全些！”

“好！”玛丽立即同意。

于是，她们便合力将叶雄放下，把他向前一推：

“走！”玛莎等他走了几步，才把丢在草堆里的枪拾起。

叶雄这时始依稀看出，这两个女郎都是穿的半长袖衬衫，花条短西装裤，并且佩挂着短腰刀。

她们的身材相当健美，年纪均不超出二十岁，要不是动刀动枪，杀气腾腾的，可说是非常动人的女郎。可是，叶雄颇觉诧异，她们究竟是什么身份呢？怎会三更半夜在山里乱抓人？这实在令人想不出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叶雄双手被反缚，又被三支枪逼着，毫无反抗的机会，只好保持沉默，莫名其妙地任凭她们摆布。

不过从她们的问话中，他已心里有数，知道两个女郎是把他误认成“施大龙”的爪牙了。

但“施大龙”又是什么人呢？

看情形，她们是早已预料到，“施大龙”的人会到山里来，所以她们布下了绳套，也许尚有别的陷阱，并且深夜冒着寒风和浓雾，准备守株待免，结果却把他逮住啦！

被两个女郎逼着，他一面向前走，一面暗自在想，她们究竟是干什么的呢？

走了大约半里多路，才到达一处废弃的矿口。

玛丽双手执枪在旁监视，由玛莎动手，把叶雄反缚两手，捆在矿口一根粗木桩上，使他不得不屈蹲下来。

随即，玛莎抽出佩带的短刀，毫不客气地，把他上身穿的尼龙加克，衬衫，背心，一件件割破，撕了开来，顿使他裸露了整

个的上身。

然后她将刀尖顶在他的胸口，冷声说：

“我们要问什么，你大概已经知道了，现在快说吧！”

叶雄忿然回答：

“不错，我知道你们是怕一个叫施大龙的家伙带了人到山里来找你们。可是我根本不清楚，他究竟是何许人？这答复你们一定不满意，但除此之外，我就没有更好的回答了！”

玛莎冷哼一声，怒形于色说：

“这答复我们太不满意了！我问你深更半夜的，你要不是施大龙的爪牙，那干嘛带着枪跑到山里来？”

叶雄反问她：

“那么你们为什么带着枪，深夜守在山里，还设下了陷阱……”

玛莎理起气壮地说：

“我们就是为了对付施大龙的爪牙！”

叶雄不屑地说：

“可是你们并没有对付到那些人，却对付了我！”

“你还嘴硬，不承认是他的人？”玛莎怒问。

叶雄矢口否认说：

“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！”

“好吧！”玛莎冷冷地说：

“你既不说实话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刀厉害！”

她的手下刚一用力，刀尖陷向了叶雄的肉里，玛丽忽然阻止说：

“玛莎，不必用刀子，我有更好的办法！”

“哦？”玛莎住了手，问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玛丽遂说：

“他既然不肯说实话，我们就用他作饵，把施大龙的爪牙引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忽然止住，把丽莎拖过一边去，附耳轻声嘀咕了一阵。

玛莎听她说完，不禁欣然赞同说：

“对！我们就这么办，把他留在这里，让毒蛇来跟他作伴！”

玛丽走到了他面前，冷声说：

“这是你自讨苦吃，可怪不得我们了。这一带毒蛇特别多，如果你怕死，不妨叫施大龙来救你，否则就得看你自己的造化啦！”

说完，她便偕同玛莎匆匆而去，消失在浓雾里了。

叶雄被她们捆在木桩上，捆得结结实实，挣半天，也无法挣断那根粗麻绳。他又惊又急，气得七窍生烟，五脏俱焚！

这算怎么回事呢？他愈想愈气，自己难得有这么几天的假期，打算来碧瑶渡个平静舒适的假。结果在头一天的夜里，就遇上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怪事。

菲律宾的蛇最多，尤其在深山草丛里，更是随时随地可能有毒蛇出没。如果这时候真遇上长虫的袭击，他岂不是只有束手待毙？

过去他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，即使出生入死，他也毫不在乎。一向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才能逢凶化吉，而且往往是在绝处逢生，化险为夷。

可是，那是由于本身职务的关系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否则他那“神枪飞龙”的威名，怎会使所有不法之徒望风披靡，闻名丧胆？

但今夜算什么名堂？既不是因为职务，也不是为了黑社会人物的寻仇报复，却是由于两个身份不明的女郎，把他认作了“施大龙”的爪牙，以致惹来这场意想不到的麻烦。万一真被毒蛇咬死，那才死得冤枉，既不明不白，又毫无价值呢！

正在这时候，一阵山风吹来，使他激灵地打了个寒颤，意识到光着上身，确实有些冷了。

接着，数米外的草丛里，似乎有什么在蠕动着……

突然间，随着一阵轻微的“吱吱”声，草丛里游出了一条头部呈三角形，红眼红信，全身乌而发青，背上带龟纹花的毒蛇！

叶雄不由地大吃一惊，只见那条毒蛇昂起头来，不住吞吐着火红的舌信，身体在地上一扭一动地，渐渐向他游近了……

这是生死关头，叶雄惊急交加，全身不由得冒出了冷汗。但他忙屏住了呼吸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冷眼注视着它的动静。

只见这条七八尺长的毒蛇，渐渐游到了身边，昂着那三角形的头，舌信连吐。竟顺着他屈蹲的大腿，由下而上，游向了他身上来……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“噗噗！”两声枪响，其中一发子弹，不偏不斜地，正射中了毒蛇的头部。

毒蛇恶性大发，竟一张口，咬向了叶雄的大腿！

“啊！……”叶雄情不自禁地，失声惊呼起来。

几乎在同时，毒蛇倒毙在地上了，浓雾里冲出个长发披肩的女郎，一下子扑了上前，用手使劲捏住叶雄大腿的上部。低下头去，张口就在他的伤口，用力地吮吸。猛吸出了血液，吐向一旁，又再猛吸吮了几口，吐出，似在为他把毒液吸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玛丽和玛莎又双双出现，并且带了个四十开外的瘦长中年人赶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中年人急问。

那女郎抬起头来，忧形于色地回答：

“他被蛇咬了一口……”

中年人大为吃惊，忙从玛莎腰上抽出短刀，亲自上前动手，割断麻绳，松下了叶雄，把他扛在肩就走。

叶雄被毒蛇咬了这一口，早已咬得浑身发软，而他的两手仍

被反缚着，一切只得任由他们摆布，完全成了身不由己。

中年人看起来并不怎么健壮，但却很有力气，扛着一百四五十磅重的叶雄，居然毫不吃力。相反地，他竟健步如飞，跑得比那几个年轻女郎更快。

山路崎岖，雾又很浓，但那中年人却如同一匹识途老马，一口气奔行了差不多一里路。终于来到了一片松林中，看来颇似个古堡的别墅。

他把叶雄一直扛进去，进入一个蛛网密结，四壁斑斑落落，家俱全都蒙上厚厚一层灰尘的大客厅里。

“快去拿药箱来！”中年向她们吩咐。

玛丽和玛莎大概知道祸是她们闯出来的，惟恐被中年人责备，两个人一起争先恐后地奔向了里面的房间。

这别墅里没有电灯，只燃着几支蜡烛，以致光线很暗。加上叶雄又是惊骇过度，无法看清身边那女郎和中年人的面貌。

中年人把他平放在一只铺满灰尘的长沙发上，始沉声说：

“你不用害怕，暂时也不要开口说话，好在琳达已经采取紧急措施，用嘴替你把毒液吸了出来。回头我再替你注射一针血清，伤口敷上解毒的特效药，保证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叶雄微微点了下头，玛丽已取来了药箱，交给那个中年人。

他立即打开药箱，取出注射器及浸在铁盒酒精里的针头，套上。再从一只纸盒里取出血清，由玛莎帮着为叶雄注射，而玛丽便用药棉，浸了酒精为他洗净伤口。

琳达则取了特效药，为叶雄敷在洗净的伤口上，再用纱布替他包扎。

四个人一起动手，不消片刻，已完成了急救，最后中年人又取了两片药，叫玛莎倒来杯温开水，让叶雄吞服下去。

诸事完毕，中年人才松了口气，遂说：

“现在不会有问题了，不过，我虽然相信你不是施大龙的爪

牙，但必须对你为什么带枪深入到山里来，作一个合理的说明和解释。”

叶雄这才惊魂甫定地说：

“首先我得感谢你们几位的相救，至于我为什么深入到山里来，我已经向这两位小姐解释过了。我所说的绝对是实话，如果你们不相信，那我就无话可说了！”

中年人冷声说：

“老弟，我已经把话说得非常清楚，相言你不是施大龙的爪牙，否则我绝不会救你的。可是在这深更半夜，你身上带着枪，一个人跑到深山里来，如果说是迷了路，这种话大概任何人都不会相信吧？”

叶雄正色说：

“但我说的是实情，那支枪是我带着自卫的，并不是‘黑牌货’，枪照就在我的皮匣里，你不信可以看……”

中年人毫不客气，当真亲自动手，从他西装裤后面的口袋里，掏出个皮匣，把里面的东西全部取出查看了一阵。

“你叫叶雄？”他拿着一张身份证问。

叶雄坦然回答：

“是的！”

中年又看看他的身份证，诧异地问：

“这‘自由职业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叶雄泰然一笑道：

“那就是自由职业，说得好听些，是没有固定的职业，说得不好听，就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！”

“你从马尼拉来碧瑶干什么？”中年人像审犯人似的，毫不放松。

叶雄不便表明身份，只好笑笑说：

“因为没有固定职业，所以也没有固定的落脚处，我到碧瑶

来，只不过是碰碰运气，找找机会罢了。”

中年人把脸一沉说：

“哼！碰运气找机会的人，却随身带着枪！”

“那是怕运气不好哦！”叶雄说。

中年人不屑地说：

“我看你的运气是不太好！可是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去，你就是带着枪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叶雄又笑了笑，说：

“我认为我的运气还不算太坏，否则就不会有你们赶去救我啦！”

“爸爸，”琳达忽说：“我看他一定有问题，就算他不是施大龙派来的爪牙，但这深山里平常是不会有人来的。除非是知道我们在这里，想打我们的主意。”

中年人点了下头，遂说：

“我们的行踪，只有施大龙可能会猜到，带了人追踪到这里来。老弟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你是不是想到这里来探听虚实，然后去向施大龙放风，好向他巴结，套上交情？”

叶雄郑重说：

“说来说去，你们又把话扯回来了。现在我老实说吧，无论你们信与不信，我仍然只能告诉你们，我根本不知道施大龙是什么人！”

中年人冷笑一声，忽然豪迈地说：

“好吧！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姑且相信你所说的一切。不过我得告诉你，我谭宗堂既敢这么做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施大龙那班人就是追踪来了，我就决心跟他们拼一拼。要想把我们赶尽杀绝，并不太容易，至少他们得付出相当的代价！”

“谭先生，”叶雄不解地说：“恕我冒昧地问一句，如果你怀疑我是那什么施大龙的爪牙，为什么不置我于死地，反而救了

我？”

谭宗堂神色凝重地说：

“我谭某人做事，向来是恩怨分明的，就是为了忍受不了他们的作风，才决定脱离他们的！而在没有确定你的身份之前，我绝不愿妄杀无辜。并且，就算你是施大龙雇的，我也不能不明不白地把你置于死地，必须问清楚，他究竟带了多少人来，现在是否已经进了山里哦！”

叶雄诧然问：

“谭先生，你怎么认为我可能是他雇的，而不是他的爪牙呢？”

谭宗堂振声说：

“在整个组织里，任何一个人我都认识，如果你是他的手下，我还会认不出？所以一听玛丽她们回来报告，我就亲自赶去，否则你就完啦！”

叶雄忍不住又问：

“谭先生，我可以问你，你所说的是什么组织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谭宗堂犹豫了一下，正待说出那个组织，忽听琳达发出一声恐怖的惊叫：

“蝙蝠！”

谭宗堂和玛丽、玛莎均不由地大吃一惊，猛一抬头，果然发现从窗外飞进了十几只巨大的蝙蝠！

2 蝙蝠党

一群巨大蝙蝠的出现，顿使气氛紧张起来，谭宗堂首先冲到窗前，抬头向天空张望。三个女郎也相顾愕然，立即拔枪戒备，分别掩向几处窗口。

叶雄看在眼里，不禁大为诧异。其实在这种深山里，尤其是这个年久失修，古堡似的别墅外，出现了蝙蝠根本不足为奇。为什么他们竟如此大惊小怪，好像见了鬼魅似的呢？

正在这时，楼上冲下了两个人来，一个是瘦削的中年，长相很特别。两撇扫帚眉，一对白果眼，鹰勾鼻子，尖薄的老鼠嘴，而且还没有下巴，嘴旁生了个带长毛的大黑痣。

这家伙令人一眼就看出，绝不是善类，而是个心地险恶，诡计多端的小人！

但跟他一起冲下楼来的另一个，却是个老粗型的彪形大汉，年纪大约不到三十岁，面貌还算端正，虽不英俊漂亮，却有种粗犷的男子汉气概。

他们一冲下楼，瘦削中年便怪声怪气地嚷着：

“老谭，大概独眼龙的人是真追来啦！”这家伙不仅其貌不扬，连嗓门也特别怪，令人听了非常刺耳。

谭宗堂低沉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急问：

“你们在楼上守望，发现了什么？”

瘦削中年尚未及回答，那彪形大汉已抢着说：